

藝海珠璣



14  
1627  
23



門 14  
號 1627  
卷 23



藝游珠塵

勝朝彤史拾遺記

毛奇齡纂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龍游 徐 崑 玉山校

世宗朝興王如蔣氏世宗母也其先徐州人以尺藉隸  
嘉靖京師父劾初授兵馬指揮使嘉靖間進贈玉田伯生妃  
通詩書嘗著女訓十二篇弘治五年冊為興王如生二  
子長岳王厚燠次即世宗也興王薨妃居邸一年世宗  
入繼大統即位甫三日即奉箋詣藩邸迎妃而令廷臣

藝游珠塵

彤史拾遺記卷五

一

早稻田大學圖書印  
昭和25 10 30  
購 未

議推尊禮廷臣舉大義謂宜考孝宗而稱興王爲皇叔  
父妃爲皇叔母議三上不允時妃已迎至通州聞稱皇  
叔母大恚曰安得以我子謂他人母乎不肯入上聞之  
啟慈壽太后願奉母歸藩而進士張璠者逆上意謂宜  
考興王而母太妃上大喜乃始迎妃來將入宮禮臣具  
儀注謂應由崇文門進東安門皇帝出東華門迎而入  
不許再議自正陽門進大明門承天端門午門之東從  
正門入又不許崇文門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正門也  
御道在焉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當從御道  
入朝太廟于是羣臣相顧爭謂王妃無謁廟禮不聽又

謂當具諸王妃儀仗不聽乃尊稱興獻太后具太后車  
服儀仗竟以太后從正陽門直入謁奉先殿不廟見頃  
之加稱興獻皇太后羣臣又力爭謂稱皇非是大學士  
楊廷和至辭位去不聽會清寧宮傍室災論者謂議禮  
所致乃始稱興國太后然非上意也越三年上尊號曰  
本生章聖皇太后當是時張璠桂萼等揣上意有在益  
任情與羣臣辨謂上宜考興獻帝而母興獻后去本生  
二字乃成禮上是之遂以是年秋尊妃爲聖母章聖皇  
太后去本生二字五年爲興王作世廟成奉妃入謁廟  
大學士石瑤等力爭之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

頌所製女訓于天下十五年四郊廟享禮成加尊稱曰  
慶靜貞壽九月奉妃謁天壽山七陵又謁恭讓章皇后  
及景帝后陵十六年奉妃幸金山命諸臣進賀行殿十  
七年九月奉妃居慈寧宮十二月癸卯崩諭禮工二部  
曰朕皇考獻皇帝陵遠在承天升遐之日尚以諸王禮  
葬藩衛淺薄堂隧狹隘比者展視山陵于成祖長陵之  
北得支山曰大峪林岡鬱衍實爲吉邱欲起逆梓宮遷  
祔于此朕不敢專卜告于皇祖既得吉卜二三勳輔近  
臣咸贊曰宜爾部臣其擇期襄事又諭曰聖母升遐山  
陵爲重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預建顯陵于是以駙馬

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兵部尚書張瓚爲禮  
儀護行使大監鮑忠爲奉侍官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  
官又敕太師翊國公郭勛知聖母山陵事上親幸大峪  
視之忽諭曰獻皇帝體魄藏顯陵者二十年北遷遙遠  
大不寧于朕心朕將奉慈宮南詣合葬其議以聞於是  
禮臣嚴嵩等議謂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也而春  
秋享祀遠近迥殊如初議便上曰孰謂四海非王土與  
且孝陵何以尚在南也因止崔元等毋行第令趙俊往  
承天啟視元宮乃上太后尊諡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  
步天誕聖獻皇后明年趙俊還謂顯陵不吉上乃議南

巡九卿大臣許賢等暨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諫不聽  
已而侍郎呂柟給事中曾烜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相  
繼諫不聽已而太學生陳良鼎上書諫不聽良鼎下詔  
獄上乃至承天作新宮虛其一以待合葬工竣歸過慶  
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于祀典請祀之上  
忽曰帝堯母有墓洵乎合葬非古也卽拜少南左春坊  
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更議聖母葬大峪山四月上躬  
謁長陵忽召禮臣嚴嵩曰大峪山何如純德山耶仍命  
崔元護梓宮南柩七月合葬顯陵主柩睿宗廟  
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旣長昭聖張

人后爲世宗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得后迎入宮嘉  
靖元年冊爲后授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安門外  
工部尚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毋過高廣  
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下獄而封萬言泰  
和伯給世券旣而萬言侵牟其縣民縣令張好古執萬  
言家人杖之好古亦下獄時上方議禮以爲禮始自宮  
闈每誦關雎講教化值上與后坐張文二妃者尚茗上  
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墮姪旣而  
崩當墮姪時萬言乞妻入視上以非祖制不許至是議  
喪禮欲從殺因裁禮官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

更淺色衣聽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  
臨喪服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除閣臣張  
璉執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百  
官則素衣經帶侍西角門通二十七日除上曰不如朕  
言朕且以九日除矣璉曰不然天子與后猶父與母春  
秋天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爲后也古人服妻三年  
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妻之喪正期也日  
易月殺矣殺之九日後若有殺者則將無也且寧忍臣  
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以上有兩宮皇太后故也終  
不聽旣而詹事霍韜奏曰今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古

人父在喪母杖不上于堂避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  
御西角門十日卽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朝則玄冠  
玄裳退則素二十七日除謂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西  
角門則無辨于大喪也百官表衣朝中門則禮不肅敬  
也陛下卽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也猶之  
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也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下避  
尊之義也猶之古人杖不上于堂也庶幾變于禮者之  
禮也上可其奏乃謚曰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壽  
山嶼兒峪葬之日出梓宮玉門罷辭祖禮百官一日臨  
都給事王汝梅諫不聽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議謂先

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七年天崩諡悼雖倖古法而靈義有六竝非美稱請下翰林更諡上意既久釋乃改諡曰孝潔皇后其後繼后諡孝烈先祔廟而后祇祔奉先殿西室即西夾室也一作東室誤隆慶初禮臣議孝潔大行皇帝元配也宜合葬祔廟若遵遺制祔孝烈則舍元配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合典制臣竊以大行皇帝升祔時宜奉孝潔配遷葬永陵孝烈移主陵廟制曰可乃上尊諡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廢后張氏世宗第二后也父楫錦衣衛指揮僉事初入宮封順妃嘉靖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上自

擇諸妃中可者因下詔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者也順妃張氏侍朕以來克盡禮道其冊立爲皇后當是時上方追古禮而后甚婉婉稱上意每歲祭后必從上分獻宗廟方春率嬪御行親蠶禮日講章聖太后女訓于宮中嘗誦翰林所撰內則新詩使宮人歌之以當古房中之樂如是者六年至十三年正月癸卯忽降諭禮部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天妻綱于夫道在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失進冊張氏藉其內助恩遇特隆近乃不思敬異罔顧承乾俟其自悛竟成終怙應收皇后冊寶退閒別所其天下箋賀總停如勅十五年薨

上命喪葬視憲廟吳后禮十六年改稱廢后葬金山  
方后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以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  
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后妃  
下雜置諸嬪宮而間以婕妤好昭儀貴人美人諸位號官言明代宮中無昭儀昭華諸位號非是雖稍參漢制要其所以爲儲嗣計  
未嘗乏也至是特用張璠言謂上未有子古者天子立  
后竝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  
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爲似續計于是下  
慈旨爲九嬪之選而后居其首三月后與鄭氏王氏閻  
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九人竝受冊竝冠九翟冠

大采鞠衣圭用次玉穀文冊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  
一至期上袞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  
臣行冊禮既冊乃從皇后朝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  
仍服皮弁受之當是時后冊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  
升降有儀度悅之然未爲后也越二年忽廢張皇后欲  
立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頓首曰臣請爲陛下賀夫  
天圓而地方者也上大喜遂以其年立爲后而以僖嬪  
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副之故事立后謁內廟  
而已內廟者奉先殿也上謂天子立三宮所以承宗廟  
故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林禮部議議謁



廟是正月壬子上御奉先殿遣太傅武定侯勛爲正使少傅孚敬爲副使持節冊立上乃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賀于未央宮自是之後上嘗薦高祖及高后尊號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禮睿皇后升祔及禁日后親扶寶幄尚七挾惟謹睿皇后祥后奉几筵帥嬪御行享祀皆恭恪稱上意上嘗特褒之二十一年十月上性忤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寧嬪侍上寢寢酣宮人楊金英等謀弑逆用組繫上頸而以釵股雜刺上膀間幸繫組倉卒誤爲殊死結得不縮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

告后后馳至解組上蘇然病悸不能言后命太監張左高忠捕宮人雜治詞首王寧嬪云曹妃者雖不與然亦知之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捕斬其族屬十餘人而藉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之冊爲端妃故每侍上寢至是上稍愈疑妃冤曰端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翻以妃故憾后是年進后父銳安平伯爲安平侯以報后功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復悼曰后救我而不能救后乃欲厚其喪葬禮且欲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爲元后豫名所葬地曰永陵遣太傅兼

太子太傅成國公希忠爲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言爲副使捧冊諡曰孝烈皇  
后故事凡冊諡使臣至宮門內侍傳節冊以入上又諭  
諡后禮重其命二使上殿拜命于門內勿如舊明年二  
月喪百日特修薦事于永禧宮詔羣臣齋戒十月是日  
皆素服辦事五月葬永陵將葬禮官請儀注上命梓宮  
從中道行虞殯如禮用九數百官送喪者皆制服至入  
朝以素服加烏紗帽黑角帶退而以素服素冠辦事至  
迎主之日仍用制服至思善門外行安神禮主還更以  
素冠素冠辦事禮畢除時廷臣謂諭舊制且有引孝潔

前事爭者皆不聽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大祥禮官請安  
主奉先殿東夾室先是孝潔葬嶼兒峪後主不議祔至  
十五年禮官始請祔奉慈殿邵太后傍以爲喪服小記  
有婦祔祖姑之文因祔主焉及邵太后遷陵廟而奉慈  
殿毀廷臣議遷孝潔主于奉先殿旁室而殿旁地陜惟  
斜廊兩廡難以奉安于是有奉先殿盡西夾室之祔蓋  
迫于所請也今請安后主于奉先殿東則位先孝潔此  
明以元后尊后者而上復不許謂當祔太廟下輔臣嚴  
嵩尚書費宗等議嵩等言祔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則  
入太廟藏主則幄憲廟皇祖妣之傍以從祔于祖姑之

義而上曰不然祔禮無遷就者后雖非帝然帝之配也  
帝自有一定之序而后卽因之今后以朕存不啟櫃不  
定祝已矣安有饗在此而主藏彼之禮其依祖制奉祧  
仁宗而祔以朕他日之新序其勿違蓋上意尊后且慮  
他日祧睿考故欲乘已生存時預祧仁宗而借后以定  
序也嵩等謂諭及新序則非臣子所敢言乞下廷臣議  
上命暫已待再期姑藏主皇妣睿皇后傍明年再期奉  
主睿皇后傍入享于太廟位設新序不及祝而上終欲  
祔主太廟命再議禮部尚書徐階都給事楊思忠皆以  
爲不可餘無言者時帝使人覘會議得狀及疏入怒曰

爾等懷二之心猶爾耶此非專論后也又非子爲親夫  
爲婦也第以朕躬論正序定位禮所應有乃無肯奉行  
者階思忠二人議定卽是矣於是階思忠惶恐言臣等  
愚昧不能仰知聖諭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  
而祧至後兄弟相及亦有不及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  
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仁宗  
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係異日聖子神孫之事而陛下自  
言之是自豫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商以七周以九禮  
由義起五可七可九可九之外亦可加也請于太廟及  
奉先殿各增二室爲十廟祔孝烈皇后母祧仁宗陛下

亦無豫焉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此會議耶臣子之誼當祧當祔自應上請而乃自爲見且禮有一定苟定矣何避豫爲於是階等乃如旨議上報聞隨條上祧祔儀注并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上猶銜初議報曰孝烈繼后非元后其所配者又入繼之君不忌祭亦可階等惶恐請益力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諭之顧謂未宜徒飾繁言惑衆聽實欲待題朕主矣因諭嚴嵩曰禮官卽從朕言勉強耳諸臣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至今猶未化耶今卽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他日任臣下處之令忌日奠

一卮酒不致以仁宗傷衆情也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許之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且思忠首署名上猶修前卻摘其表語詰責之杖之百削籍以杜異議然當時議臣從無敢爲孝潔言者隆慶初上后尊諡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皇后不稱肅字且移孝潔配世宗祔廟遷葬永陵而別祀后主弘孝殿見陳皇后記

皇貴妃王氏指揮僉事王隆之女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冊爲昭嬪十五年生皇子載灑生時有他妃夢星官以嬰兒送昭嬪上異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冊爲貴妃皇

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至是益重如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時初冠行冠禮翼日而病命太醫視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謚莊敬太子明年如薨先是閻麗妃生一子薨謚哀冲太子至是命如與閻妃同葬而以哀冲莊敬二太子祔之其地在天壽山已而禮部言如當與閻妃同祔主孝潔皇后陵廟詔可如弟朝用累官都督僉事

杜康妃者穆宗生母也大興人父林封慶都伯嘉靖九年如應選入掖庭明年封康嬪十五年進封康妃十六

年正月皇子生是為穆宗三十三年如薨是時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尚書歐陽德等言累朝皇妃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國或子立為東宮而先薨俱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與妃事相類但彼時孝宗尚幼也今裕王既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乃議上輟朝五日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其儀仗人數皆視舊有加上不許于是輔臣引洪武七年太祖命周王橐服貴妃孫氏故事以對曰彼慈母猶爾况生母耶上命考賢妃鄭氏例以聞於是德等復上儀註制可冊諡為榮淑康妃葬

金山及穆宗入嗣以隆慶元年正月己未諭禮部曰朕仰荷天眷嗣守丕基迺惟慶源所自我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旣闕生前光揚之典未從身後追思罔極痛切于衷夫孝在篤于所生愛必由于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親之誼立成教之本哉昔孝宗皇帝上生母淑妃尊諡祔葬茂陵建奉慈殿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鴻稱舉遷祔之上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詳議以聞丙寅上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祔永陵祀主神

霄殿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如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諛也旣係親陳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至京旣至適上行郊禮夏言請淑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禴之兆也敕勿赴館選徑進大內旣進冊寧嬪無子薨

穆宗朝穆宗皇后姓李氏昌平人封德平伯李銘女穆宗爲裕王冊爲妃生憲懷太子嘉靖三十七年薨王邸

穆宗卽位諡曰孝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卽位加上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合葬昭陵主祔廟

繼后姓陳氏通州人

一作大名

父景行封固安伯嘉靖中孝

懿李皇后爲太子妃早薨冊后繼之隆慶元年進爲后已而后無子出居別宮越一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憂之旣疾甚試御史詹仰庇上疏曰皇后者本先帝所賜以配陛下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上承宗廟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則舊聞皇后舉止端肅久拂聖意而去歲車駕謁陵園皇后隨輦朝野皆慶以爲相傳或

失實羣疑總釋頃又聞皇后離坤寧置之別宮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鬱成疾陛下又畧無眷顧之意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亦何以承先帝命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或可從此却病耳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卽位上徽稱曰仁聖皇太后六年進懿安十年進康靜二十四年七月崩諡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在天弘聖皇太后祀奉先殿別室與孝烈皇后同先是神宗在東宮時后病居別宮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斯時尚爲貴妃也神宗每晨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卽往候后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卽喜

彊起取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  
聞后喜亦喜神宗既嗣后稱仁聖貴妃稱慈聖兩宮既  
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至是益親謚神宗又  
孝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  
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為兩宮歡每  
遇令節先于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  
俟雲臺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輿至景運門慈聖  
輿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向跪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  
至乾清門上起于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輿皇貴妃鄭  
氏扶慈聖輿導而入少憩請陞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

饌更衣必膝行稽首屏顧攝息皆從來儀註所未有者

于是始陳戲劇歡乃罷凡大饗多此類

孝定皇太后李氏神宗生母也溧縣人一作武清侯

李文全一作母王媪生后時里中聞異香經日不散后

初為宮嬪進貴妃生神宗進皇貴妃萬歷元年上徽稱

曰慈聖皇太后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

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于皇后以別之時太監

馮保欲媚上風大學士張居正設竝尊禮于是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兩宮無

少別焉慈聖徙居乾清宮視上臨御諸外廷事一切倚



任閣臣不敢預獨于上起居務極嚴切上偶不讀書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戲作講臣進講后前后亦以是驗其記否每朝日五更至上寢所呼曰帝起今日上朝敕左右掖上坐取水爲盥而挈之登車以出故上在宮中頗祇畏而一二中官奉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六年上大婚太后將返慈寧宮敕諭閣臣謂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其爲我朝夕納誨用終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是年進徽號曰宣文太后雖還宮嚴切如故八年十一月上曲宴西苑兩宮

人侍上醉顧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旣退取劍擊兩宮人左右勸止之遂戲割其髮以出翼曰太后聞大怒白尚青布袍屏簪珥傳語閣臣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罪已御札又召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將退上立潞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嬖客用孫海二人逐之十年進明肅十二年太后與仁聖太后同謁山陵二十九年進貞壽端獻三十四年進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四十二年二月崩遺詔曰予以眇躬獲侍穆廟敬恭罔懈幸誕育今皇帝踐祚四十餘年天

下頌太平之休者咸歸功啟佑子實惡焉茲者遵疾瀕  
危皇帝齋居露禱顧命數已終子亦怡然大還其奚怛  
化之有皇帝至孝哀慟必過良軫子懷當順變節哀靈  
承帝眷親賢圖治永保鴻基皇太子亦宜及時進學無  
忝元良大小臣工相與戢睦共理郅隆以副予惓惓至  
意其赦恤事已親屬皇帝喪儀悉遵典制特詔上尊諡  
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合葬昭陵別  
祀崇先殿后性慈愛雖視上甚嚴而保護備至上事太  
后孝能伺意承指竭力奉養時時以設宴陞座特具後  
庭俱奉陳宮戲外戲名四齊近侍玉熙宮近侍各二百

餘人次第承應后晨夕歡燕暮齒益健且究心內典好  
施予凡天下名勝地皆置梵刹動費鉅萬時天下宴安  
物力充物上亦助施無所吝嘗侍后慈寧宮看花時已  
秋節有銅盜生紅蓮蓮心抽葦九而攢簇四向如臺蓮  
然上令文書官宋紳傳外廷觀看看畢仍送慈寧上親  
帥后妃稱賀且賦詩以爲太后慈壽之瑞嘗于太后千  
秋節爲太后祈福敕取內庫所藏吳道子畫觀音像臨  
撫之易以慈容使梵刹瞻仰勒石刷千頁以布天下天  
下梵刹皆供之又諭內閣朕面奉聖母慈諭謂浙之南  
海有普陀山大士現身處也其刹燬于火而基址尚存

欲發願修復不費官錢自捐帑銀蓋造仍舊已完功矣  
卿等當撰文製碑頌聖母功德其孝如此後以冊立事  
未定給事中姜應麟等屢以請定國本日見斥革后聞  
而惡之會上入侍饈后問其故對曰以彼是都人子故  
也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也上遽跪伏地不敢起蓋當  
時內廷呼宮人爲都人后初亦由宮人進故云旣而羣  
臣請福王之國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千  
秋爲辭且多設禮幣冀以悅后后揮卻之且曰不知吾  
潞王可宣來上壽否貴妃乃不敢留曹學程以建言論  
死后憐其母老言于上釋之玉熙宮女伎能戴燈舞自

言家大梁曾許里中人爲儒生后遣還其家使配焉后  
雖不預政而明于大義且善御外家后父封武清伯進  
侯子誠銘嗣弟誠總誠鉅等皆都督偶武清舍人給軍  
士布花多乾沒軍士譁內使以聞上命取所支布一疋  
驗之果紕裂卽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革武  
清職上御講筵召閣臣言狀居正爲營救得止太  
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抵其家人于  
法后生神宗及靖王潞王時有昭順英妃韓  
容妃皆失傳不載  
段恭妃無子萬歷中猶存嘗以外家貧遣中使持金茶  
壺一私遺外家爲門者所奏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內

器物豈可闕出詔答中使而自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之先帝所賜物勿出也

神宗朝

萬歷 皇后王氏餘姚人生京師父偉以后貴封永年

伯萬歷六年孝定太后為神宗擇配冊后為皇后后性端謹上丁承平久天下無事中年好靜攝一切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弄每語一事即隨取上之光宗在東宮危疑數矣后調護備至且善事孝定太后得太后歡心上寵幸鄭貴妃置之不校宮中皆稱后盛德比孝貞焉萬歷四十八年四月崩諡孝端先葬定陵光宗即位擬上尊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媿天毓聖顯皇后

未及上帝崩熹宗立始舉大禮焉主祔廟后與新建伯守仁同族時守仁孫承勳方襲爵上嘗問后家有官乎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坤寧宮賞賚甚厚因奉差為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服時稱餘姚王氏有二伯聞者榮之一云后本姓黃昌王氏見通志王貴妃者光宗生母也初為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有娠上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即記年月日及所賜以為驗上侍慈聖寡語及之上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吾老矣猶

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爲皇長子旣而鄭貴妃生皇三子進封皇貴妃而恭妃不封后旣無寵又不得見上一切恩禮盡爲鄭氏所抑二十九年冊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妃無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孫生加慈聖皇太后徽號然後進封皇貴妃光宗每至后宮鄭氏必使人尾之四十年病革光宗馳至宮門猶閉扶鑰而入后目眇手光宗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言訖遂薨光宗泣左右皆泣鄭氏猶令閉三日不傳閣臣葉向高言皇貴妃薨四日未見傳諭且禮儀未定雖會典所載頗詳

而皇太子母妃前所未有宜另議從厚不報向高又言之乃議諡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光宗卽位下詔曰朕奉皇考遺命嗣承基緒撫此萬方溯厥慶源則我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春宮旣莫親于溫清今居禁闈徒有痛于栝棧欲申罔極之深悰惟有璧稱乎殷禮昔我皇祖穆宗皇帝上生母榮淑康妃尊諡祔葬永陵建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祀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飭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詳議以聞熹宗卽位上尊諡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育聖皇太后遷祔定陵祀奉慈

鄭貴妃大興人萬歷六年上以大婚下選擇令民俗稱  
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妃故許鄰家子  
為婦然闕聘物妃家不聽娶而鄰家強之兩家爭且闕  
妃闕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即籍姓去既入宮冊貴  
妃及生皇三子進皇貴妃妃權譎善媚後庭寵倖者無  
出妃右時恭妃既生皇長子顧無寵冊立未有屬妃恃  
寵請立己子為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玄  
殿祠星君最神妃嘗以祈嗣過祠進禱焉至是請謁謝  
邀上設誓許他日冊立因御書一紙緘玉台中賜妃人

未知也第妃加位號而恭妃不及人頗疑之至冊立未  
定多飛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冠請婚請豫教  
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羣臣爭不已而慈聖皇太后又  
堅持立長妃復于是時小失歡于上上乃移皇長子居  
迎禧宮既而冊立為皇太子同日冊妃子為福王皇五  
子為瑞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既立上遣人  
取玉合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則蟲已盡蝕之矣  
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福焉初刑部侍郎呂  
坤為按察時作閨範圖說一書太監陳矩從坊間購之  
持以進上上偶賜妃妃為之重刻坤不知也二十六年

有撰閩範圖說跋者名曰憂危竝議以爲此書本呂坤  
媚妃爲之其中首頌漢明德馬后且首載其由貴人進  
位中宮一事則明明以明德指妃而妃之刻之因以自  
指此易儲之本也故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朱東吉者  
謂東朝也其名憂危則以坤曾上憂危一疏因即借其  
名風之且曰此可憂危事然即憂危者爲之也時其跋  
盛傳京師然不得其人久之有疑出于給事中戴士衡  
與全椒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曾糾坤玉衡曾彈妃也  
妃弟鄭養性爲言于上上重謫二人然置妖言不問越  
五年又有爲續憂危竝議者其題曰國本攸關是時皇

太子已立然又恐更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託鄭福成爲  
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且曰朱賡爲相賡  
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賡所用者文則有王世揚孫瑋  
李汶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  
恩鄭國賢五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周之十亂有婦人焉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卽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謂誣  
罔宮闈甚間骨肉命賊曹四出捕期在必得於是輦下  
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旣久得噉生光者抵之  
乃已至四十一年又有王曰乾者上變言奸人孔學等  
爲巫蠱將不利于聖母及太子語侵妃賴閣臣葉向高

勸上以靜處之禍遂寢其後挺擊事起王之宋親鞫張  
差其所供龐保劉成則坤翊宮內使也妃大懼而劉廷  
元等合詞謂差風癩差之供係之宋指使廷臣各相持  
不能解于是貴妃向上泣上曰外廷語藉藉可畏若自  
乞東朝解之妃乃向太子號訴哀禱上召見羣臣于慈  
寧殿太子降諭毋株連因立殺張差定獄而他不及  
神宗崩遺詔封妃皇后未及行而光宗又崩乃與光宗  
選侍李氏共踞乾清宮邀封賴大臣力爭于是又有移  
宮事而國事已壞崇禎三年七月妃薨諡恭恪惠榮和  
靖皇貴妃葬銀泉山鄭國泰鄭養性皆以妃貴官都督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仁和 韓 元章 芾思校

勝朝彤史拾遺記 六

毛奇齡纂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為皇太  
泰昌 子妃生皇一女四十一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十  
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懿溫惠元妃熹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皇后遷葬  
慶陵主祔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子振明襲



王皇后熹宗生母也順天人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生熹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熹宗卽位十一月上諡曰孝和恭獻溫穆徽慈諸天鞠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崇禎末殉難孝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作應元號思槐母徐媪初入太子宮爲淑女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薨旣而光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掖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信王進賢妃天啟中信王未之邸嘗居勗勤宮問近侍

曰西山有田懿王墳乎曰有其傍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封金錢往祭焉及卽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瀛國太夫人稱太異數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傅懿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間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英殿中書梁祝善形摩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

示揣以意令髣髴爲圖圖成敕具法駕鹵簿由正陽門  
 警而入上親跪午門迎之既入懸像乾清宮呼老宮婢  
 及素侍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爲之兩  
 泣六宮皆泣瀛國太夫人謝表有云聖孝難窮慈容不  
 闕上揮涕慰勞即以所圖四軸賜其一令  
 供于家及國破文炳率家人環哭于孝  
 純像前閉門自焚凡死者四十二人乃加傅懿妃封  
 號賞賚太后家及承奉王裕民中書梁祝各有差上既  
 追念太后且自以薄祐當憂勞于加上太后尊號時羣  
 臣奉冊寶以進上以手拭淚歛獻不能已故事生母忌  
 日不得設祭服青十五年六月上以太后故欲追宣宗  
 以來生繼七后同建一廟而祀太后于其末乃御德政

殿召輔臣及禮部尚書林欲楫侍郎蔣德瑩等議上曰  
 太廟制有九皆一帝一后祧廟亦然今祧廟自德懿熙  
 仁四祖外加以仁宣英憲孝五帝凡九廟而其廟已滿  
 且其制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后七位仍不得入卽宮  
 中奉先殿亦一帝一后雖嘉靖後有以繼后及生后入  
 者而前此七位尚無祭也上意在太后而特未顯言德  
 璟曰奉先之外有奉慈殿亦祀繼后及生后者今雖廢  
 盍舉行焉上曰孝宗皇帝建奉慈而世廟廢之然尚有  
 弘孝神霄本恩諸殿不止一奉慈也德璟曰內廷規制  
 臣未之悉但既有諸殿則似隨在可奉祀者上曰太廟

之禮一帝一后朕豈敢輕易惟是奉先地廣可以恢拓  
朕欲將祧廟之主祫祀奉先未審可否德璟曰大祫之  
禮在歲暮已行于太廟今復欲以祧廟之主竝入奉先  
終恐陋耳上曰奉先殿中已現有繼后及生后七位主  
矣德璟曰此萬歷初始增入非舊制也上曰然按故事  
弘治初別建奉慈以奉孝穆紀太后而孝肅孝惠亦竝  
祀之嘉靖中遷三主祔陵廟罷奉慈之祭至隆慶初奉  
安孝烈于景雲殿更其名曰弘孝又奉孝恪于神霄殿  
萬歷三年卽奉孝恪孝烈于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又  
罷此奉先附祀所由來也然以朕思之奉先之祀既有

定禮則諸殿沿革歷世可驗似不若別建一殿以祀七  
后爲較便德璟曰善于是闕殿祀太后而七后共之崇  
禎十七年都城戒嚴文炳文燿入衛帝時李邦華請太  
子南遷不得及事急上召文炳及駙馬都尉鞏永固使  
護行文炳叩頭言外戚親臣不藏甲臣等徒手安能護  
皇上搏賊皆相向哭旣而城陷文炳文燿闔門死  
李如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  
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  
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  
旣而信王亦失母仍以命西李會西李生皇八女遂改

命東李母之皇八女卽後稱皇八妹者也光宗卽位如  
與鄭貴妃同住乾清宮時上諭封郭元妃爲皇后王才  
人爲貴妃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及上不豫召大臣  
入乾清宮上御煖閣憑几諭曰李選侍夙保震器撫育  
國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署禮部事侍郎孫如游對曰今  
孝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才人大典未竣俟四大禮舉  
後行未晚也旣而上崩選侍遂踞乾清宮因挾制皇長  
子邀封皇后傳言欲垂簾聽政於是大學士劉一燝吏  
部尚書周嘉謨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力請移  
宮而選侍始踉蹌移仁壽殿去于是移宮之案興焉嘉

宗卽位下詔曰朕昔幼冲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  
毆聖母以致崩逝使朕抱終天之痛朕雖幼未嘗忘也  
前皇考病篤大臣進內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朕傳封  
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至今念及尚含羞  
赧朕因避李氏暫居慈慶宮又令李進忠劉遜等傳言  
每日章奏文書先呈選侍方付朕覽仍欲垂簾聽政且  
欲處分御史所言選侍他日必有武氏之禍者朕思祖  
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嚙鸞  
宮俱遵皇考遺愛有此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謠詠實未  
識朕心之敬也其李進忠田詔等皆係盜庫首惡自干

憲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卿可傳示遵行故諭十二月復下詔曰朕沖齡登極仰庇祖宗眷祐內外清平以爲大小臣工開誠布公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妄生謗語輕聽譌傳誠有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寶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等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阻朕于煖閣當時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見羣臣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持朕衣不釋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

進不可退又不能此時顏面存于何處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著朕還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諸臣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如初一日朕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閣中不令出入及翼日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必欲朕朝見彼後方許回慈慶宮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管亦不佳彼宮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選侍侮慢凌虐朕晝

夜涕泣皇考自知其悞親來勸朕此其親疎自有分別  
諸所行事朕曾祕諭閣臣不令傳抄若避宮不早則爪  
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選侍因毆崩聖母  
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視不許朕與聖  
母下原任各官娥說話如有卽捕去重處朕之苦衷外  
廷豈能盡知今朕奉養選侍及皇八妹俱從優厚各官  
何以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  
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由選侍  
之毆可不問乎邇來各官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  
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如天地履后土

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  
此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封選侍以慰聖母在  
天之靈奉養選侍敬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  
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姑不  
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務令和衷各供乃職母得  
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故諭天啟元年二月上  
復諭曰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  
莫防朕本不深究然自繼春出揭以來引類彌天爭端  
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囂咸懼繼春莫敢直言其非朕  
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昂然肆辨目無君父況選

侍移宮以來未嘗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卻借密揭爲櫻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減罪姑著照原揭回話閏二月又諭曰朕以冲年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敬禮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八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則一揭朦朧再則遮飾支吾本欲逮訊今自認風聞無影顯見明肆誣捏姑從輕削籍永不敘用當是時上方厭選侍移宮一案尚無畸見獨賈繼春有選侍自經皇八妹投井之說以爲當安

選侍故有是諭而其旣客魏用事而上意遂變四年七月詔封選侍爲康妃羣小念移宮之名正不足以殺諸賢乃創爲封疆一案緹騎四出大獄旁午至五年九月賈繼春召至忠賢遂矯詔諭羣臣曰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内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踉蹌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卽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明揭于前天牖朕心補封于後

將終始蒙蔽恩禮有虧卽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  
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黨護  
熊廷弼移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  
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  
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  
巧借他題以掩其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  
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  
九邊楊漣等雖追賊身死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卽送  
法司從重擬罪爰書旣成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  
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著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

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  
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亂聽違者  
治以妖言惑衆之罪特諭由此璫難大起而國運隨之  
要其禍自移宮始先是熹宗初立時值九月早寒霜甫  
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爲選侍當封相顧賀而其後  
闖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西李妃故稱東李性簡重  
寡言笑名位素居西李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旨撫  
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天啟元  
年二月冊封莊妃客魏用事妃持正牴牾凡宮中禮數



多被裁抑妃不平會忠賢同官徐應元爲承奉正每謁  
妃鼻慢不以禮嘗在妃前管宮使鳴肆無忌妃以負氣  
薨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選侍亦  
愛之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囑勿  
言又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戲汲井  
得金魚汲次井亦如之至是泣曰吾不能奉侍王矣崇  
禎初上念鞠育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成棟官給田  
千頃而應元以忠賢收發南京賜死

選侍趙氏者未有封號與忠賢客氏不合熹宗卽位後  
矯旨賜死選侍聞命出光宗所賜物列案上沐浴西向

禮佛畢痛哭自縊客氏復矯旨用宮人禮葬而斥其宮  
應王亮等發鳳陽陵園

喜宗朝天啟懿安皇后祥符人張姓太康伯張國紀女天啟  
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后性嚴正數于上前以顛倒舊章  
爲言益指客魏也客氏橫肆宮闈后召至欲繩以法客  
魏大恨遂于宮中播流言謂后本孫二女犯辟以女託  
之生員張國紀張國紀女之非已女也罔上大不道上  
亦疑之幸其說不根無左驗乃已三年后有身客魏盡  
逐宮人之異已者而以其私人承應后脅痛假按摩陰  
傷之竟損元子焉時有匿名帖榜于宮門列忠賢逆狀

並及忠賢黨七十餘人忠賢怒疑出國紀并被逐諸人所爲而逆黨郅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諸門戶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劉知遜偵知之首上疏參國紀梁夢環繼之禍且叵測賴閣臣力救得免喜宗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遺命定迎立事愍帝立上尊號曰懿安居慈寧宮時奄方叵測左右窺伺者皆其黨后像戒信王宮勿食宮中食及卽位猶從戚畹家取饋食進至是上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乃召還戚臣張國紀于河北慰之而論知選夢環以謀危先帝中宮之罪崇禎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胡

周勳請上后徽號時國用日匱上恐舉大典多費嘆曰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周勳有所授已下理而頓釋之曰恐傷后心后嘗語周后曰吾南中尚有家可居又曰延儒誤皇叔因歷言延儒罔上事周后問以聞上怒詰周后所從來周后以后對遽已十七年三月都城陷賊渠李崑者中州人知后賢特爲后宮中護衛之后自縊死

裕妃張氏有嚴性不爲客魏用客魏惡之曾妃已有身鋪宮膺冊妃禮畢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旨閉禳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經數日天雨

妃力疾匍匐啗簷溜死乃復矯旨革妃封如宮人例焚其屍愍帝嗣始復妃位號改葬如禮

李成妃順天人天啟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地大震宮瓦皆墮既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后病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仍當夕上慰之先是范氏慧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貴妃以忤容氏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悵惋至是侍上寢從容爲慧妃乞憐容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矯旨革封幽妃別宮而逐內庫管理李謙于海子殺之幸妃故懿裕妃事預蓄乾食藏甕壁間半月得不死後

乃斥爲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饒禮且請居慈慶後宮置供奉焉

熹宗六妃惟王良妃段純妃居東西兩宮任容妃卽皇貴妃生懷獻太子不受璫禍張裕妃以幽死李成妃范慧妃俱被斥又有定嬪襄嬪恪嬪皆禁居乾西崇禎初復加封冊使宮中供養如法他有馮貴人惡忠賢擅嘗勸上罷內操忠賢怒矯旨謂貴人誹謗賜死胡貴人甫爲上所幸以非忠賢黨恐見寵乘上出郊日掩殺之而報以貴人暴卒上不問

愍皇帝朝

崇禎 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奎

以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躬操作顛性貞靜居平  
不見齒天啟中選信王妃妃以后進故事宮中凡選婚  
每選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卽中選皇太后幕以青紗帕  
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  
侑以銀幣遣還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而中宮之政  
悉稟成于熹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弱小將及其次昭  
妃力贊之曰今雖弱小他日不長大耶因冊爲信王妃  
上卽位立爲皇后以后父奎爲南城兵馬副指揮進都  
督同知旣而封奎嘉定伯后家本節嗇而入典宮政務  
減儉裁宮中糜費不爲外家乞恩澤卽歲時大臣命婦

入朝賀亦賞賚必以禮時天下饑饉府庫虛上憂勞議  
節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初神廟以孝養故設  
兩宮百戲自宮中舊戲以及民間鬻弄無不備至是悉  
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稱過錦戲者彷彿古優伶  
供奉取時事諧諢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  
作驅蝗及避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  
上亦泣是日遂罷戲上薄于聲色宮中不兼寵惟田貴  
妃者頗愛之妃見后稍倨后每欲抑之以禮會歲旦朝  
正如當詣坤寧宮朝適天寒雨雪翟車止門外不卽入  
又不令傳免久之袁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爲貴妃卽

傳入相見且故爲好語謝之去于是始傳如車入坐朝之朝已遽下無他言如大恨向上泣訴如父教之上書陽引愆而別爲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仆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貂緹賜后且問后起居后勉爲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還居啟祥宮三月不召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如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最仁母丁太夫人入宮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朝已也而泣欲太子爲謝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後聞寇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葢意在南遷也上問

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欲言外多此類先是宣懿康昭劉如者神宗妃也萬歷六年立中宮時隨冊爲昭妃於嬪嬙中最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寧宮掌太后印稱太妃周后之選昭如贊成之以是也至是歲節上必朝太妃朝畢坐而饗以茶上甫就坐忽欠申偃栲栳駢駒徐聞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上覺攝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著北人呼多爲多著實難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踰壯尚可磨耗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

至此太妃泣上歸爲后言后亦泣時上念寇禍茹蔬斷  
庖割后見上體瘁具酒餽爲上解菜上接瀛國夫人奏  
瀛國夫人者孝純太后母也瀛國夜夢孝純歸語上瘁  
而哭言動舉止如平時又云翼日有爲解菜者上勿卻  
也上持奏入宮見后解菜驚詢曰汝何以爲此豈亦有  
所聞耶曰無有外人有導之者耶曰無有因念先后慈  
在冥冥尚保惜至此后亦賢能感先后意乃出奏示后  
再拜舉筋相向哭淚溢盤榻后生皇長子及長平昭仁  
二公主皇長子已冊立出閣讀書昭仁主六歲未封以  
居昭仁宮故名故事太子旣出閣非上命不朝后偶上

坐便殿皇長子以出閣故來請朝時案有急奏則寇破  
河南報也上嘆曰兒見母有幾而關我耶今後竟入朝  
勿問也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上至宮曰事急矣  
后卽于上前再拜自經死 清兵定京師

世祖章皇帝特諡曰莊烈愍皇后與愍帝同葬田貴妃  
寢園名思陵

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估居揚州父宏遇以奢自豪  
生妃而熾妍揚故多術女習伎能宏遇娶之爲後妻教  
妃鼓琴天啟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冊禮妃時同  
冊者爲袁氏淑妃禮妃父宏遇授遊擊將軍錦衣衛指

揮淑妃父佑授錦衣衛正千戶二妃雖竝冊居東西宮而禮妃最寵未幾進禮妃爲皇貴妃貴妃體潔有蕙蕪香雖盛暑無汗嘗被禮服上令啜羹以試之終如常顧敏慧善伺上意指上寵之嘗鼓琴上問師何人以後母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踰月以他節請召母入乘間令鼓琴上前一再行上悅賜勞之自是母出入嘗注宮門籍不復禁妃善粧攏每以新飾變宮中儀法燕見卻首服別作副髮藏髮間宮衣用紗縠雜綴諸翦繡而隱以他色如罨畫然上冠舊綴鴉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鴉青于其中望之有光焉宮中燈多縷金

匱匣雖煇麗而炬不外達妃乃剗燈扇每當炬處去一方以疏綃幕之炬影左右徹觀者稱快嘗厭宮闈過高迴崇杠大牖所居不適意乃就廊房爲低檻曲楯蔽以敞榻雜採揚州諸什器牀簟供設其中宮西建一臺纍石爲洞蔕花藥每張幄坐其傍曰翫月臺又以永巷接宮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爲藤薄夾椶葉覆之凡用心工巧多此類雖變易舊製然較便故上亦聽之且嘗去小黃門之鼻已輿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有禮特妃頗干預每見上輒爲外家乞恩澤而宏遇以妃故唐左都督交游結納極園林聲伎之盛朝士附勢者爭

相造請每以外情輸宮禁上頗厭之先是宮中凡令節  
宮人以插戴相餉偶貴妃宮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  
有中宮宮婢齊向上叩頭乞賜上使中官出採辦越數  
百里不能得上以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興有吳  
吏部家人攜來京而妾家買之上不悅至是妃以構后  
故上怏怏本欲斥妃以洩后忿會上入不食妃叩之上  
曰吾欲破格用朝臣而朝臣孰可用者妃曰聞霍維華  
好及上出而薦維華者適至上大怒摘妃冠斥妃啟祥  
宮令省愆妃生皇三子永王及皇五子皇五子遂薨于  
啟祥宮既而用后言召妃復妃禮如故而妃遂病當妃

居啟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侯  
璽子李國正許其兒國瑞藏禁物自莊房土地外精  
鏐環寶累萬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辭不能上  
怒責之時瀛國太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昂同辭爲  
上請不聽既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憑之爲言者曰  
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家薄吾逝將去此皇五子慧隨  
我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后有言慈聖爲九蓮  
化身宮中遂以慈聖像裝九蓮菩薩祀之武清侯卽慈  
聖家也至是宮中禱九蓮繼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  
上悔嘆息曰竟以我故殺此兒諡曰悼靈王而武清竟



免後上至如宮思悼靈哀之值寇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  
害殮念骨肉間傷懷呼老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  
之因言福王之國時神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  
約三歲當入朝上詘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  
汝如何時上年高王皇后稀進見當大漸時猶顧視貴  
妃嗶嗶以河南爲念今何如矣上唏噓而起其後妃居  
承乾宮病篤上數自臨視妃無言惟以外家女兄弟爲  
囑上雅知她意且亦微聞其女弟甚美然無意求也妃  
以十五年七月薨諡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葬天壽山  
其後上與后亦就其地葬稱思陵焉

青霞女子青霞室中答應女也上自后妃諸嬪外不欲  
多宮寵每有選淑可承侍者于乾清宮傍室更名青霞  
令雜居室中名女子賊入宮女子共奔入乾西闔戶自  
焚死

昭仁宮宮婢費氏爲賊得自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自  
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賜賊帥羅讓費氏曰吾雖非主  
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帥乃張宴集諸渠豪飲  
擁入室費氏挾刃春帥喉連刺數渠遂自到臨到曰吾  
之不能殺自成天也時諸宮宮人多殉者不得其姓氏

洪武五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

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  
 二女充之司初以所設過多人更令裁定既而唐制仍  
 設六局二尚宮二尚儀二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局者事二尚宮二尚儀二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司閹之事二尚宮二尚儀二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司賓司贊司贊之事三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司飾司仗之事四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司藥司供之事五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司苑司燈之事六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司司綵司計之事一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珍司正之事一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統司正之事一尚服二尚禮二尚膳二尚衣  
 六尚女職取良家寡婦及其尚正一秩皆正六品或幼  
 女不知書有聰慧者送內書館教習書者充之或幼  
 宮人知書先授女秀才以次升女史女官正司六局  
 掌印凡聖母后妃禮儀等事用女秀才為引禮贊禮  
 官六尚所需大小衣食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  
 尚宮取旨署牒送尚寶司用印內使監覆奏移部取  
 給若尚宮不及奏內使監不覆奏輒領于部者論死

或以私書出外罪如之  
 二母從宜婚嫁年高者亦許歸以終天命願留者聽  
 其在宮闈有見受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藝海珠塵

子部雜史類

南雁 吳省蘭 泉之輯

錢塘 趙炳 景炎校

蜀檣杙卷上

張唐英纂唐英字汝功宋史作次功自號黃松子蜀州新津人宋丞相商英之兄弟進士  
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神宗即位擢殿中  
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回  
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唐英  
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

自序

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  
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瞶之夕至

藝海珠塵

蜀檣杙卷上

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爲也且韋臯守蜀二十餘年其材  
智機權過于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  
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  
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智在位紀綱整齊彼雖  
欲不臣勢不能爲也使臯闢在五代時其爲惡必有過  
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  
惟蜀爲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於蜀者當  
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  
總制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  
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泊知祥入蜀之後

明宗頗以蜀人爲疑凡高貴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不立  
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  
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僞之  
主改廳堂爲宮殿改紫綬爲赭袍改僚佐爲卿相改前  
驅爲警蹕改妻妾爲后妃如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  
之禍耶茲可謂玉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九八  
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爲久遠其間善惡之跡亦可爲  
世之鑒戒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閑話之類  
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  
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尙多踈畧如

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  
草章疏皆有益于世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  
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錄凡三十六  
卷嘗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敘  
事分爲二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髻須肥遺遠望績長禹  
糧蒲騷之類各爲解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  
載者皆畧而不書名曰蜀檇杙蓋取楚史之名以爲記  
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  
張唐英汝功撰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郟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穎

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  
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  
何自陷爲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  
權拔爲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  
蛇于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候廣  
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  
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  
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  
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  
向關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

以從至堂塗驛而邠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  
僖宗過于烟焰中夜宿坡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  
券至褒中以建遙領璧州刺史令孜悔禍求爲西川監  
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爲利  
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  
已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  
刺史十一月昭宗卽位陳敬瑄叛于成都慮建與東川  
顧彥朗膠固爲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  
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  
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

成都敬瑄參謀李又謂曰建今之奸雄狼顧久矣必不  
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  
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  
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  
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于邛州  
以建爲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門敬瑄不受代昭  
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  
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給謂昭度曰相公興數  
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衆鬱然今關東  
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

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劔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齎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卽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爲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父令孜持符印卽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成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

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月僭卽僞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知元潘峭爲宣徽南北

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爲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僞詔改堂宇廳館爲宮殿其畧曰帝君之居上應神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瞻况我肇啓丕圖敷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廚廡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

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

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庫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笮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國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翹佑庫爲齊天庫衙內雜庫爲廣潤庫賞設



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贍  
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  
舊三使院爲彰信門尚書省于舊使院置御史臺于  
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  
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後槽爲飛龍廐客司爲  
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廚爲御食廚戟門添置三十  
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在  
子城外遂穩便處署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啓宮堂  
爲玉華殿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

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  
正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  
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  
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進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  
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  
以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變乃變姓名賣卜于溫江  
建聞其名奏爲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序二亂五危七事  
爲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  
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跼與雞犬同食今  
須召還必須再貶于此死之日葬吾子關東不毛之地

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  
州卒于路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十月講武  
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于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  
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侑跪曰臣雖不才自  
顧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畧尙不能  
得岐隴尺寸之士宗侑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  
意宗侑憾之諭庖人置藥而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  
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爲  
王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  
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平宗澤

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侑宗侑本姓甘氏建未  
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高所爲  
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  
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  
關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于人上  
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農桑之業今國  
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  
吾赤子樂于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  
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

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卽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莊以兵者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畧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泪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况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

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旣篡德權上表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于西方也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遊龍  
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  
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因作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  
擎鷓鴣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皆不知五帝三王爲  
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  
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  
以來實錄獲玉璞于田令孜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  
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碑石記有膺昌  
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中以叛

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玉長葛  
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  
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  
成都瑤多汚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  
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夙嘗爲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  
比之相如吾尚以非吾匹爾健兒也焉得無禮于吾瑤  
杖劍謂曰爾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  
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逞暴釋之

四年二月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  
凡文學道德之士得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

善江珍屋  
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于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變于美妾解愁遂夙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喜爲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靳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通正時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沉江而死亡爲此神卽今江濱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啓運錄二十卷青字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敘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

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大漢以  
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儀  
爲昌化王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六  
月賜百官飛雪九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風拔  
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嗥于寢室鵲鳴于帳中鷓鴣集  
于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  
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  
有神器兢兢業業懼不克負何幸托天地之靈廟社之貺

方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機之  
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效太子雖幼有  
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  
能違立爲儲貳勉力輔戴無負吾邦家之休又謂曰太  
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  
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  
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  
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奸猾亡命之徒  
攘袂誓衆于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于此時乃與

晉暉輩攘竊于許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間其暴不  
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  
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爲之耶  
遂能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  
披銳翼衛乘輿于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闥猜忌自  
璧遷利遂舉兵據闕止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  
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韋昭度章句書生柔  
雅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  
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  
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

誓師雪恥而爲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  
甘心俯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  
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  
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  
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尙  
克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軍  
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  
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  
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

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詩賦  
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十月  
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  
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  
華池卽摩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錯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  
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  
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  
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  
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閱中舟子皆衣錦繡衍

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  
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  
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  
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  
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  
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  
色佞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  
惟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  
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



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輝輝  
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  
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痴人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真天師崇真  
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  
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  
中人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  
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  
衆以爲尸解有文十餘卷皆本無爲之旨九月詔置賢  
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沈滯卽園五科  
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十月以韓

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  
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闖  
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  
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  
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  
瑕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  
時出人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  
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首金馬坊百姓  
皆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畧曰今

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匪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術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飲于酒樓素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帶大帽四月流軍使王承綱于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色美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入宮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自五月不

雨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

後蜀幸京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旱魃唐蔡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

傳華山亦有此蛇

五年二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卽時還宮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

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  
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浦詠胡曾詩曰吳王  
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醕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  
西送越兵來衙聞之不樂于是罷宴七月天富倉奏米  
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十月彗星見長  
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  
之詔于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  
此是百姓怨氣怨氣上徹于天成此彗星彗者除舊布  
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弭衍怒流于黎州  
雲唐安人立朝蹇諤自雲在朝權倖多疾之宣徽使景

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  
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  
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  
卒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制狹中俛首卽墜在位者  
惡之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許  
以馬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自  
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  
蓮花冠鬢髻爲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  
效之四月朔從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

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  
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既不弔伐又不爲臣子此所以  
憂也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  
馬林罕著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驍雄  
于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于遐方命蠻輿而  
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  
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心斷性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讎  
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  
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  
恣一門之奢侈任勢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

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蹇諤與亂本則違  
章程之妙恣奸謀則事煩舌之能心口傾危尙居左右  
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熱軍營要寬私第不  
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  
民市井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于陽安蒙  
蔽尙憑于密勿有田魯倩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  
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于上苑金珠求滿  
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謬謬以佐  
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  
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于便捷佐時不

識于經綸素非忠勤實為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侈每為巫覡以玩聖明致君為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任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四月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以覘虛實笏書記敘興亡其畧曰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遽遷于東洛誅夷宗室焚熱宮闈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偽命由是大唐中興

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隤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迅發心鼎獨然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于生靈乃選揀其死士纔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劍霜未匣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兵倒戈伏死趙岳知一人應運引領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備闡王猷咸遵帝力今則三秦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述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于戈未順臬兇方議除翦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嘉吾

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  
王迴感于蜀王國禮遠酬于厚禮宣徽使宋光葆召嚴  
宴飲與語終日伏其機辨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  
謂衍曰吾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奸  
雄相喻是鄙吾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  
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  
游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季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  
弟隨光嗣爲閹給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  
疾留闈中爲刺史安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  
山棚于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

二柱太常少卿楊玠上言其畧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  
摧者非不驚不崩之義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  
不得賢也應聖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爲意  
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  
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  
城佳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元  
都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于石次在  
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  
天回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周游靈景散幽情千里江  
山喜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

曰翠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  
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  
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  
久貧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  
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  
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  
于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  
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卽位册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  
翊聖太妃兄延瓊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旣荒于  
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于失國

皆其致也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宮使魏王  
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有所私秦州節  
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爲  
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衍不納禹卿成  
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  
也乃題詩于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  
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于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大風  
暴起發屋拔木知屋者趙廷乂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  
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禱張亞子廟抽籤得逆天者  
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

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勳宗昱宗儼爲三招討以禦之  
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遁還衍令斷桔栢津梁自  
綿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  
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芬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  
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妓妾中  
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旣而宗  
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  
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  
爲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巖使周輅歐陽晃等異謀  
熒惑各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巖相見以母妻爲

托因上表曰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  
四十年屬梁室榘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  
狗輿情止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違自保土疆以休  
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  
征下國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  
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  
臣妾皆沐皇恩輿榘有歸負荆俟罪望回日月之照特  
寬斧鉞之誅願佇德音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翌日魏  
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崇韜止  
天府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



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名莊宗下詔  
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  
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  
僞宰相王錯等將佐家族上下及數千人東赴洛陽四  
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  
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  
筠誅衍于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  
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爾  
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  
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

詔追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于綺紈富貴之中及  
元鷹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  
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  
惟宮苑是務惟宴遊是好惟儉巧是近惟聲色是尙  
闡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內張士喬輩以諫諍而  
得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厚禮以睦  
鄰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尙謀宣淫于藩  
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義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  
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炭庸兒繆將非鍾

會鄧艾之比是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  
畧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于求金帛  
錦繡以自足其所欲術誠能啗之以利結之以好勤  
勞霸政勇于為治尚可延數十年俟真主應運納土  
歸命不失為寶融而以鄙吝招禍不免面縛及拜裂  
土之詔忻然自得以不失為劉禪屬天未厭亂中外  
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巴陵 方 功錦 黼堂校

蜀檮杌卷下

張唐英篋

孟知祥字保胤荊州隴岡人為郡衙吏以咸通十五年  
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  
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  
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  
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

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領兵知祥參謀應變事  
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  
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侯莊宗卽位于鄴除太原尹知  
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  
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  
以知祥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  
司出內府幄幙珍玩館于宮中莊宗旣疑崇韜有異志  
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必無二心侯臣至  
蜀觀之如無他志卽遣歸闕知祥之石壕中使馬彥圭  
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元年

正月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恟恟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  
定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爲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  
孟德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爲先兆時魏王尙駐于府舍  
知祥乃館于徐延禧之第延禧卽衍之舅衍嘗幸其第  
悅其華麗于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佳  
故也延禧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疎狂霸豎亦預  
知與我殆知吾居此耶四月明宗卽位十月加知祥檢  
校大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  
封其妻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朝廷  
遣使來歸賻並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

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  
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宣華苑  
因謂左右曰使衍不荒于政有賢臣輔之繼宐小子豈  
能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  
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  
月黃龍見犍爲白鵲集玉局苑白龜遊于宣華苑季良  
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  
蜀王而老于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于殿  
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  
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卽位其日大風晝暝以季良守

司空平章事李仁宰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  
隱張業爲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  
爲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爲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  
獻爲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宗使持書至洛稱爲大蜀  
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冊追冊長公主爲皇后冊夫人李  
氏爲貴妃御得賢門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  
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  
乞巧于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  
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爲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  
旣登九五于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滕乎曰此天數也

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  
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僞諡  
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初有丐者  
自號醋頭手攜一燈架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便倒  
至是人以爲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  
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生昶于  
太原天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  
揮使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寢疾以昶監國翌日冊爲太  
子知祥薨于柩前卽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

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  
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  
汝陰人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  
媵嘗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  
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原縣民  
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鳥銜土置于  
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閬州大  
雨雹如雞子鳥雀皆死暴風飄船止民屋女巫云灌口  
神與閬州神交戰之所致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  
月遣使報聘十二月晉高祖卽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

晉高祖遣使來聘敘姻親之舊其書畧曰大晉皇帝奉  
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懟繼興朱氏不道而皇  
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  
鼎足以分疆宜鄰好之講睦况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  
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  
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  
人化之入于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  
叛翌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號爲  
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卽其驗也十二月昶耀兵  
大元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游太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俳優  
以王衍爲戲命斬之二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  
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  
止

二年六月地震恟恟有聲  
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媚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  
賜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  
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  
爲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廷應王彥洪等謀爲逆廷應趙  
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

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  
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搆得十二  
人期以宴日因持仗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爲其  
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冒州刺史申貴責授  
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  
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問曰此吾家錢壚被訴下獄責  
于維州至率浦賜死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  
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頌于郡國曰朕念赤子盱食宵衣  
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

續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  
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論  
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爲爾戒  
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皆本于理嘗謂李昊徐光溥  
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  
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  
官皆賦詩十月地震摧民居者數百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  
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賜白

金百兩然采擇不止于是後宮位號十有四品

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  
修媛修媚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保寧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  
獵文史爲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  
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謚文肅  
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請劉保父卒父青州人治尙書左  
氏性嚴急日施橫楚于諸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諭之  
保父曰富梁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爲豚犬耳八月漢州

奏西水縣令范羲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羲  
冢羣虎逐之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  
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卽位改元天福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  
翔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  
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  
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尙書  
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  
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



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  
最重之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元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  
仁殷爲夔王仁資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子  
元喆爲秦王判六軍諸衛事元珪爲褒王元寶幼而奇  
異旣亂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爲遂王贈  
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幄幙遮護是時  
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  
麥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  
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聲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

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  
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  
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  
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  
綠水中爲三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卽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土庶  
人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  
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制此曲  
唐英按老子卽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  
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歎

之因為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于塔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者周元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為崇勲園幅幘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鬥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

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已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待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蜀宣華苑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偁九隴人父虔為衙吏禹偁少落拓鬪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帝悞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

裔知祥以爲榮陽令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諱其直無有愧色馮贇堯爲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朝爲鴻臚卿有門生白陽城至相見甚歡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具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鷄鵲集瑞鼎門觀者以爲不祥

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吾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表蓬州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筍以療母疾也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玉壘關時藝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討者曰臣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穹佐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勸封府庫以降

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尙書賜宅一區其妻  
劉氏至夷陵卒吳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吳事  
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  
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王衍  
及昶降表皆吳爲之蜀人鄙其所爲夜書其門曰世修  
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官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  
外乃于招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  
爲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

書兆民賴之四字悞以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東  
遷于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元喆爲太子元喆字道聖昶長子歸  
朝受秦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年二  
十九弟元珪入朝爲統軍卒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  
長百丈餘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荆湘和懼將發使朝  
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  
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贖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爲天

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大祖命王全斌顧彥進等六將  
由鳳州路劉光弼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昭遠  
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今日之師  
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于城外昭  
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雕面惡少數  
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  
明人竊笑之十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  
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免胄而逃爲  
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元喆統之守劔門成  
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

依東郭院僧爲小沙彌知祥飯僧見其惠黠留給侍昶  
左右累遷捲簾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卽至山南巡  
邊至汶州見古冢有屍如生誌云大中年汶州步軍都  
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  
吾已爲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刀之厄旣能葬吾可  
以免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  
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  
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  
儔太原人是月劔門不守元喆奔還問計于左右老將

石贊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爲吾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效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微賚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畧曰臣生自并州長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舜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贄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慚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畧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轍其纔臨而自潰山

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圖籍但念臣中外胥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敢輒徵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爲幸庶使先人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尙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巡邊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贊至昇仙橋昶

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贄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  
官屬詣闕自眉陽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  
并遺其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  
乾德三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僅百人頒皇朝日曆是歲  
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諡恭惠葬洛陽昶幼聰悟材辨  
自襲位頗勤于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  
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  
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  
先敗昶惟高彥儔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及  
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貪生

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爲  
因不食亦卒先是蜀人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  
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  
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板于  
寢門以其詞昶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賀長  
春蜀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  
也其符合如此昶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  
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與  
王衍不同耳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

宴居臥內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卽位譴專政始  
構疑貳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留李良遂糾重璋攻  
遂闖其跋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  
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嘗論之于前矣知祥使未  
臣于後唐托葭葦之援階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  
爲國藩輔而乃倜然自帝不復顧忌蹟其素心真亂  
臣賊子也昶戒王衍驕淫荒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  
休息雖刑罰稍峻而不致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  
時用庸臣之謀結并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  
爲而昶爲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



